

古代妇女作品整理、研究的新收获

——评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注》

熊礼汇

人类是由男性、女性构成的。在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包括生育和教养)和精神生产(包括文学艺术作品的生产)中,男女都是强大的、不可或缺的生产力。对前者,从古至今没有人敢否认。对后者,一般人们也承认,但对于妇女也是人类精神生产的生产力这个命题,是不够重视的。至少中国的情况是这样。

就拿文学创作这一门类来说,中国古代能诗会文的女性当不在少数,可作品留下来的有多少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除了女作者自身的原因(如唐孟昌期妻孙氏善诗,一日以为才思非妇人事,遂焚其稿)外,应该说与人们长期对女性创作不重视是有关的。在文学批评专著中,《文心雕龙》不论女作家的作品,《诗品》论及者仅有四位。在重要文学作品选本中,《文选》选诗文七百余篇,女性作品仅收两篇。《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不录女性作品一篇。这种情况在解放后仍未改变。比如“选诗一千首,希望能基本上体现中国古典诗歌优秀成就”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所选有名氏女作者仅蔡琰、李清照、秋瑾三人。“选文曾拟力求全面”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在妇女作品中仅录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一篇。断代作品选如《唐诗选》、《宋诗选注》,前者选了两位著作权有疑问的女作家的作品,后者无一女性作家作品。而说用“以揭示唐文发展的历史面貌”的《唐文选》未收一篇女性的文章,说是“选录了在内容和艺术上大致足以代表宋文成就”的《宋文选》仍只选了李清照一篇《金石录后序》!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文学史的编撰中。没有充分肯定女性文学地位的文学史,是不完备的文学史。但要写出完备的文学史实在不容易。可喜的是,苏者聪女士的《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为我们实现这个大目标作了十分有益的工作。

据说这本书前不久被上海市妇联推荐为优秀图书。妇联的同志认为它好,可能是它为妇女说了话,所谓“有利消除男尊女卑的观念,培养尊重妇女的社会风气”(本书《前言》)。其实,本书的好处,远不止是为妇女说了话,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下述几个特点。

一、编者对古代优秀妇女作家及其作品有一种深切的爱,研究态度十分严肃。编者是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女教授,长期以来,她有感于文学史的不完备,立志要把妇女作品的精华发掘出来,以拓展文学研究领域,丰富文学史,并要写出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强烈的使命感使她对古代妇女作品热爱到着迷的程度。数年来潜心搜罗、研究作品,相继出版了《历代女子词选》(岳麓书社出版)、《古代妇女诗一百首》(巴蜀书社出版)和这本作品选注。历代妇女作品资料散漫、贫乏,可凭藉者寡,工作之艰难有如开荒、探矿。没有深切的爱是很难完成的。这种热爱流露在她对妇女作品的品评中。书中不但引用诸如赵明诚苦心写词想胜过妻子李清照而终不能一类的故事,还在论诗词之妙时,常引用前人说的“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之流纷纷停笔”,“孟浩然亦难到”,“刘文房、卢允言辈亦未易臻也”,“极似李长吉而胜于长吉之词”,“千古文人无此妙作”一类话盛赞其美。读者读之,亦可想见编者过录此类材料时为扫眉才子压倒须眉而产生的欣喜自得之情。深切的爱,执着的追求,不但激发了她研究女性文学的献身精神,还带来了她研究态度的严肃性。她是把研究妇女文学当作一项事业来干的,不象时下有些写家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去编什么历代后妃故事、妓女外传,也不象有些学者在讲台上有意找来几个古代才女的风流韵事来活跃气氛。

二、选录的资料齐全,价值较高。我国最早出现的妇女作品集是刘宋时期殷淳编的《妇人集》(30卷),与

殷淳同时的颜竣编有《妇人诗集》(二卷),但都已失传。现在能见到且搜罗宏富的是明人钟惺的《古今名媛诗归》和清人陆昶编的《历朝名媛诗词》。两个本子所收作品都从汉代开始,且限于诗词。本书则从先秦选起,一直选到近代。不单选诗词,还选赋、书、论、疏等多种文体的作品,总共六百余篇。所选三百多位作家中,有皇帝王妃、命妇民女、僧道妓女,遍布古代社会各阶层。作家中除有蔡琰、李清照等名家外,还选了许多不大为人所知的女作家,农民女作家贺双卿即为一例。除文学作品外,书中还附有班昭的《女诫》、郑氏《女孝经》、贺瑞麟《改良女儿经》等思想资料。

书中资料的齐备还表现在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中,如介绍《诗经·周南·采芣》的作者,书中就引了《列女传·贞顺传》、朱熹《诗集传》和余冠英《诗经选》三书的说法。介绍王昭君其人其事,则从《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西京杂记》、《文选》、《乐府古题要解》等书中勾检出不少材料。介绍苏惠和她的回文诗,不但将编者依据几种本子订正的《回文璇玑图诗》载列其中,还详引武则天《苏氏织锦回文记》、朱淑贞《璇玑图记》以及《随园诗话》、《诗薮》道其由来,使有关回文诗的重要资料几乎毕集于一书。

妇女作品中,有一类是赠诗、答诗、和诗,介绍这类作品时,编者尽量将对方答诗、赠诗及所和之作引出。如介绍彭伉妻张氏《寄夫》诗,即引伉《答妻》诗;介绍徐淑《答秦嘉诗》,即引秦嘉《赠妇诗》;介绍嵇桃《呈寇公》,即引寇准和诗;介绍李清照《浣溪中兴颂和张文潜》即引张耒《读中兴颂碑》诗,且引出元结《大唐中兴颂》。引用材料时,编者方法也比较灵活。或直附于后,如上述诸条;或嵌入注中,如介绍唐婉《钗头风·世情薄》,即又在注中引出陆游《钗头风·红酥手》。对相关作品,也不是全部罗列,有的只是借前人评语点出篇名。如介绍宋氏妓女琴操《满庭芳·山抹微云》,即借陆起语说出操改秦观《满庭芳》为阳韵、字字妥帖事。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作品,书中凡涉及到作品有本事者,皆自然引出。如介绍胡太后《杨白花歌》,即引出作者与杨白花情事;介绍韩氏《题红叶》即引出卢偃御沟拾取红叶、得娶宫女事;介绍南朝乐昌公主《钗钏自解》,即引出其与夫破镜重圆故事。

书中采集得多、较有价值的是诸家评语。为了揭示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编者搜集了许多有用的批评材料。如论花蕊夫人徐氏,即引陆昶语:“所作宫词清新俊逸,具有才思”;论孙惠兰亦引陆语:“其诗清新典雅,女中卓然名家,非浅浅也”;论贺双卿则引《国朝词综续编》评语,谓“双卿词如小儿女,啾啾絮絮,诉说家常,见见闻闻,思思想想,曲曲写来,头头是道。作者不自以为词,读者亦忘其为词,而情真语质,直接《三百篇》之旨,岂非天籁,岂非奇才。乃其所遇之穷,为古才媛所未有”。这类评语对一般读者把握作者艺术特色是有帮助的。在介绍具体作品时,书中引用的评语更多。这是个中级选本,编者不对作品作概括性的整体分析,多是引用前人评语道其好处。如介绍隋大义公主《书屏风》,即引陆昶所说“屏风之诗抑扬幽趣,无鹵莽气,仍是女郎正格”。介绍唐僖宗宫人《金锁诗》即引钟惺所说“锁情锁心字俱奇,奇尤在锁情相寄耳”。有时一首诗中引用多种评语,如介绍蔡琰《悲愤诗》就引了《清诗话·汉诗总说》、《峴阳说诗》、《名媛诗归》、《说诗碎语》所言;介绍李清照《声声慢》就引了《花草新编》、《鹤林玉露》、《白雨斋词话》、《词苑丛谈》等书所言。将如此众多的材料引入书中,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从此也可看出,编者是以较高层次的标准来要求选本的,正因为此,她才孜孜于寻寻觅觅、爬罗剔抉达八年之久!

三、选篇较严,对一些作品作者的辨别、主题的辨析有独到见解,显现出一定的学术水平。书中作品多,但选目标准较为严格。唐人薛涛存诗89首,只选14首;鱼玄机存诗50首,只选13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编者要选出妇女作品中的精华,而不是有见必录。如李冶存诗18首,只选三首,就因这三首诗足以反映她的诗歌题材、体裁、艺术风格诸方面的特色。编者对人们比较熟的名家、大家作品选得不是太多,对于不大常见的作家则多选一点。如唐代慎氏、韩氏各存诗一首,均选之;彭伉妻存诗二首、程长文存诗三首,均选之。农民女作家贺双卿的作品竟选了诗词16首。编者这样作,大概是认为双卿代表了古代妇女作家中的一个阶层而其诗词又宛转悲怨能自成一家的缘故吧。

书中,编者对历代妇女作品的作者、本事、题旨以及语句正误的辨析是很认真的。《诗经》中有些女性的作品,历来归主难定,编者说出了她的看法。比如于《诗·周南·汝坟》即引刘向谓“周南之妻作”后,说“此解于诗意为近似”;于《诗·召南·行露》即引刘向、高亨、余冠英诸家之说后,肯定余说,言“今从后一说”;于《诗·邶风·柏舟》,既引《毛诗序》“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

许，故作是诗以绝之”。又引余冠英所说“是一个少女自己找好了对象，誓死不改变主意”。认为“后说较妥”。按，共伯为卫武公之兄，武公杀兄为卫君，时年40岁，不是“早死”，更不象诗中所描写的那样“鬢彼两髦”。编者的判断是正确的。汉魏以后的作品，作者难以明指者多，编者处理这类诗也比较科学。如唐诗《啰唖曲》，书中系于刘采春名下，又引元稹《赠刘采春诗》“选词能唱望夫歌”自注“即啰唖曲也”，再加按语“为刘采春所唱，未必为其所作，现姑依《全唐诗》”。又如《怀良人》既系于葛鸦儿名下，又注明“一说是朱滔时河北士人作”。这都反映出编者治学态度的严谨、踏实。

本书对作家作品有本事者，悉将本事引入。但有些本事靠不住，编者作了辨析。如关盼盼之死，有传说认为是因为白居易作《燕子楼》诗讽其不死、她才“不食旬日而卒”，编者辨析言“另一说关盼盼是张建封之子张愔的歌妓，白诗与盼盼无关”。诸如此类，尚有多处。

编者对作品主题的辨析也是很重视的。前面说过，本书对作品思想艺术的介绍，多是用过录诗话，词话和古今学者各种选本中的评语来完成的。这类评语多有精到深刻的见解，能给人以启迪，但也有局限性。编者引用时，能用分析的态度对待，是很好的。比如介绍北齐冯淑妃《感琵琶絃》，先引钟惺评语：“幽怨绵邈，写出亡国之恨，独不能一死以报后主，卒至名堕身辱，不得与绿珠、贵儿等并传，惜哉！”编者批道：“钟惺末几句，当属封建卫道之论。”虽嫌简单，明言其局限是正确的。至于对作品文字、断句的异同，编者随手注明者极多。如言严蕊《卜算子》“总赖东君主”中“总赖一作总是”，言朱淑贞《蝶恋花》“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从词意看，断句应为‘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皆是。

总之，无论从所选篇目的数量、质量来看，从吸收、容纳古今学者科研成果来看，从表现编者整理、研究妇女文学的学术水平来看，这本书是解放后所出版的同类选本中最出色的一种。

这个选本也有些不足处。编者选篇虽注意到文体的多样性，但仍是诗词多于文，对文发掘不够。比如徐淑《报秦嘉书》、湛氏《封酢反书责陶侃》、谢枋得妻李氏《托孤母氏书》等思想性、艺术性都有特点的文章就未选入。入选作品中有些出自古代小说中人物之手，著作权当属小说家，现在系于小说人物名下，似为不妥。又史书中所记人物言论恐亦不宜作为历史人物作品对待。如书中所选敬姜《论劳逸》，本为《国语》作者所记敬姜之言，列为敬姜之文似可商榷。《金圣叹批才子古文》曾入选此文，归入《国语》一书，与“敬姜弗应”、“敬姜以鳖逐文伯”等段文字并列，不言其为敬姜所作，是对的。如果把与妇女声口相肖的文字当作女性的作品也不妥，要是那样，不少代笔之作，比如北齐派人代北周宇文护之母阎氏夫人所写的那封著名的散体信也可入选了。

书中引用资料多有好的一面，但由于所引论家过于集中，使得不少作品的评语相去不远，倒使人很难见出作品的独特处。少数注中所引材料太烦琐，如于宋人苏琮《西江月》中“高占甲科第九”句，注中不必引汉、明、清事，只言唐时官制即可。而于词人巧用“排行第九”造句倒可补言一句。于明代京师妓《瑞鹧鸪》中“踏花归去马蹄香”句，注中详言其如何为画家提供丰富想象，似无必要。点出此句最早作者（传为杜甫，见《杜诗详注·逸诗》）倒很需要。

本书许多注解都是正确的，且时有新见，只是偶有失误处。如元代吴氏女《寄外诗》末云“笔下密密为君言，书中重重写妾意。秋林有声秋夜长，愿君莫把斯文弃”。“斯文”当指《寄外》这首诗，非“指文人做官”。又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中，江陵应是指江陵府治所在地，不是指当时江陵府东边的某一地域。这条注显然是受《唐女诗人集三种》整理者《前言》的影响，谓“江陵即指长江南岸的潜江（笔者按：潜江县从来不在长江南岸。）而非指长江北岸的江陵。又如介绍宋代魏夫人时，言“魏夫人，曾布（1036—1107）妻，曾巩之嫂”，也不对。曾布为曾巩（1019—1083）异母弟，比曾巩小17岁，巩于弟之妻，不当称嫂。此类皆属编者疏于深思细察所致，不过是青山茂林中的几片枯叶。为了写好《中国妇女文学史》，苏者聪先生已迈出坚实的第一步，我们衷心希望她以较快的步伐走完第二步、第三步，早日实现她的夙愿。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熓）